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美编/雷林燕 照排/陈科

# 端午的味道

□王晓晖

清晨去菜场，看到路边上有推着小三轮卖菖蒲艾叶的，两根菖蒲两束艾叶两块钱。买的人多了，现成捆绑好的不够卖，摊主正手忙脚乱地分发捆扎，于是一条街上都搅和着那种带辛味的特有的清香。

闻到这样的味道，提醒你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快到了。

在老家，端午插菖蒲的习俗可不像城里那么盛行，菖蒲艾叶更不会被挂在门上成符或被插在瓶中水培，因为不是什么稀罕玩意，在水沟山道旁随处可见，这些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家伙极尽“繁衍”，稍长一些就被成捆地斫来晒作引火的柴。反而包粽子至今仍是端午节的一道仪式。城里的菜市场或者超市里多的是粽子，等什么端午节呢？各种口味各种包装的，你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有，而在乡间，这个比较不好办到，所以端午节临近时乡里人家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会包粽子。

包粽子的壳来自山间竹林，家里的老人叫做“箬（nie）壳”。江南多修竹，箬壳其实就是笋衣，除了包粽子，旧时箬壳还可用来制箬帽、做雨披。清明后立夏前，竹笋飞快地拔节，褪下笋衣在竹林里，短绌的宽大，修长的稍显狭窄。在竹林里绕上一圈，不多时就能捡上大大的一捆。不过，去竹林里捡竹箬也得挑准时间，去早了，箬还没有褪下，还裹在高高的竹子上让你看得见够不着；去得晚了，在江南多雨的季节，几场雨过后，掉落的竹箬就变黑变脆了，少了纯正的颜色和韧劲，那样是不再适合做粽子的壳的。

在宁波这边，喜欢选毛竹箬壳来包粽子，毛竹的笋衣比较厚实、宽大，里层光滑不易粘黏，外层是毛茸茸有斑纹的棕褐色，包的粽子呈棱角分明的四面锥体，不像淡竹箬或者苇叶包的粽子，个头小巧玲珑。以前奶奶喜欢毛竹箬壳包的粽子，因为这样的粽子，送人才显得豪放大气，拿得出手。

粽子既有了耐看而实用的外衣，里面的内容当然才是根本。毛竹箬里灌的米是淡淡的黄色，那是经食用碱水浸泡的糯米。这样，煮熟的粽子色泽金黄，诱人食欲。小时候不明就里，以为是褐色的箬叶把米渲染成了这样的颜色，其实是个大大的错误。

看大人们熟练地包着粽子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活，其实操作起来却不那么容易。把洗净泡软的箬壳接平，卷成尖底的桶状，在里面灌米，一边还要用筷子轻插使之密实，既要紧密结实又要不散包、漏包，这是裹粽子的关键。宁波最常见的碱水糯米粽一般不在里面掺杂馅料，不让咸鲜甜腻扰乱味蕾，口感清爽香糯，极具本味。韧结结、经得住咀嚼，是碱水粽的“吃点”。肉质松散的粽子吃起来自然索然乏味，民间高手包的粽子结实到甚至让筷子折腰，并非虚妄。

小时候，看奶奶包粽子，撕开破裂的不能做粽壳的箬作绑绳，只见她用门牙咬住绑绳的一端，一手捉住粽子一手拉住箬绳上下左右一转绕，不必假于人手，粽子就妥妥地裹好了。母亲和婶婶们自然效仿，婆媳几个边学边做边说笑，几十斤米不多时辰就都装进了箬壳里。

灶洞里早已生火，等着粽子下锅。大火快速使水沸腾使劲催熟，小火焖煮使糯米粒仿佛被融化了一般，直至胶结成一个整体，再用余火焐上一夜，连整个屋子也充满了粽子的香气，这就是端午的味道！

解开还冒着热气的粽子，黏着盘子里的白糖或红糖，再用宁波话搭配上一首极具地方特色的绕口令，似乎这样的端午节才算完美：“一只粽子四只角，解缚脱壳，抔筷割角，白糖一沾，直哒咽落；两只粽子八只角，解缚脱壳，抔筷割角，白糖一沾，直哒咽落；三只粽子十二只角……”

# 那年端午

□陈榴芳

投稿热线：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315期 配图 胡龙召

以前端午节，毛脚女婿要挑一担节货去孝敬丈母娘。这是一次重大考验，既是衡量家庭实力的标准，又是表露诚意的大好机会，还是街坊邻居对各家女婿评长论短的话题，因此这个节日在农村格外重视。

端午将至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三十多年前的情景来。那时，因为先生是农村户口，我的父母觉得没面子，对这门亲事并不热络，也不想在村里公开。端午节之前，为了避免在村子里张扬，他们三令五申，让我转达“旨意”，不要挑节货。

当先生把话传到他父母那里时，我的准婆婆却将儿子数落了一顿：人家说不挑你就不挑呀，头一年上门不挑节货像什么话。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，这一切，我都蒙在鼓里。

端午节前的一个周末，应该也是梅雨季节吧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下着大雨，我在一所山区小学参加教研活动，回到自己学校已经下午四点多了，匆匆忙忙整好东西，赶到附近车站，幸好，末班车没错过。那时我回家很不方便，要坐车到山脚下一个村子，再翻一座岭。下车后，他径直走向车站旁边的一户熟人家里，还没等我从猜疑中清醒过来，他挑着一担簟篓出来了。原来他父母早已作了安排，为了不让我知道，在前一班车将那担节货托运到那户人家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说好不挑的怎么变了卦，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被母亲责怪。于是将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发泄出来，对他一顿“狂轰滥炸”。最终也是无奈，总不能将他父母精心准备的东西一扔了之。

山路陡峭，本来徒手翻越也不轻松，雨天更是路滑难行。可怜他一介书生，挑着这么一担东西，真是举步维艰啊。生气管生气，看他负重登山，也于心不忍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一路上，只得走走歇歇。这样一步一挨来到岭顶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以往这个时候早到家了，心想母亲在家一定焦急了。下岭时候，开始我还走一阵等一会的，拐过一道弯，久久不见他跟上，便狠下心顾自走了。进了家门，母亲果然等得急了。我将事情如实告知，父母一脸不悦，埋怨的话题却转移了，责怪我不近人情，将他丢在路上。担心，加上怜悯，使二老显得焦急不安。

天黑了，他终于挑着那担要命的东西进了家门，问他为什么这么久。他显得有点尴尬，后来偷偷告诉我，路上内急，结果担子上的鹅逃了……打开盖子，点心是金团，做得有棱有角，图案很好看。吃过晚饭，母亲一边夸亲家母手巧，一边忙着浸米包粽子，准备回礼。他让我看他的两个肩膀，简直跟吴运铎第一次挑煤一样，红得发肿，疲劳把他压倒了。问他靠什么力量支撑着把这担东西挑到家，他却卖起了关子，煞有介事地说了句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。第二天回家，他居然将两个簟篓丢在我家，不肯挑回去了，后来还是姐姐帮他挑去的。在母亲一再强调下，以后几年总算没挑节货。

每每回忆这段经历，我和他忍不住要感慨一下。转眼，儿子也有了丈母娘，他可不像他老子那么受累了，买几箱水果、粽子，后备箱一放，油门一踩就搞定了。